

# 前湾

文/齐永平

## ◎小镇往事——

乡间小道是行人用脚踩出来的,随着地形起伏,上坡下洼,曲折迂回,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特别是一个人行走的时候,有一种无名的孤寂陪伴着你。路边没有树,七月的骄阳下,无遮无拦,顶着挂在天上的红太阳,灼烤着你无处逃遁。

没有风景。稀疏的野草和零零星星的庄稼地像是穷乡僻壤褴褛的衣裳,尚且不能遮羞。黄土地就那样赤裸裸地袒露着,犹如农人皮肤,粗糙甚而有些皴裂。也幸亏这片土地并不高贵,换作是一个贵妇人待的地方,没有了山的嵯峨、树的婀娜、水的婉约和花的灿烂,那该是怎样地不般配呀。

从南而来,到了贾明沟,离暖水镇还有五六里地,山路依旧崎岖。土崖贴着暖水川,河水每年都把那山坡切去一块,崖头上的山路每年都往后退一截,土崖的半腰,路人勉强踩出一条小径,有些地方只容放下一只脚去,对付着行走,非得要全神贯注,生怕一脚踩空,出溜下崖底去。走完那段羊肠小道,到了前湾的地界,小路就与河滩上的车马大道并作一处,路陡然宽展了起来。

笔直平坦的大路,东边的山坡山脚是散散落落的房舍,以及房前屋后的榆树、柳树、杨树、桃树、杏树,西边是阡陌纵横的水浇地。旺盛的人烟气息,一扫旅途的枯燥乏味,有了

人到码头车到站的感觉。

前湾位于暖水镇南郊。这样说让人有些脸红,好像有谁要把暖水镇自诩为一个什么城市似的。一个公社所在地的集镇,充其量有几条街道,百十户人家,再怎么也说归结不到城市一类。可要说前湾在暖水的村外,也似乎不妥,前湾本身就是一个村落,说一个村在另一个大一点的村外,总有些拗口。

在一个乡村少年的潜意识里,总是埋藏着一个城市情结:长大以后,能够走出去,到城市去工作,去生活。那个梦虽然遥不可及,但总是藏掖在心中。就像一粒种子,埋在土地里,没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继续睡它的觉,继续做它的梦,一旦有了一些温度、一些湿度,它就要发芽,就要拱出地面,成长为一根草,一株苗,一棵树。退一步说,许多住在暖水镇周边乡村的孩子,希冀着长大以后能来到暖水镇上,有一份工作,当干部,当老师,当一个亦商亦农的借用人员,哪怕是在铁业社、农机站做一个没有城市户口的工人也好,只要能离开那个人迹罕至的深山沟,不再过那种独孤人家的生活就满足了。

暖水镇虽不像那种偏僻的小山村,但终究还是农村。最简单、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在全国地图上没有标注暖水这个地方。上地理课我们学会了看地图,在全国地图上,最迫切的

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暖水,结果令人失望,有沙圪堵,甚至有纳林,但是没有暖水。沙圪堵、纳林距暖水也就60多里地,但是,我还没去过。也就是说,我这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原来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在一个大地方。看来世界太大,暖水太小。

连暖水都不算个什么地方,前湾又能算得什么?

但是,前湾的人不这么看。

前湾原本叫木匠湾,住的大多是刘姓人家,可能是先人有一位木匠,所以,人们管那儿叫木匠湾。到了这一代,依然有木匠,那个木匠就叫刘暖水。刘暖水时年40多岁,他应该出生于这个地方,所以名叫暖水。刘家的后代,这茬子年轻人很是活跃,时不有些出人头地的举动,可能是嫌那个名字土气,自作主张改名叫前湾。这个名字确实也不错,从暖水的上下游的角度说,木匠湾在暖水的前面,叫前湾也恰如其分。

前湾不仅地势好,位置也好,暖水的水浇地,受惠最大的还是前湾。后暖水的那些个村子,守着泉眼,却极少有水浇地,泉水出来,就是河滩,只在沟口有那么几畦园子地能浇水。暖水镇的下面也是河滩,平时也能种一些地,但是,遇到上游下大雨,洪水一来就冲走了。所以,那些河头地不叫种,叫抢,抢河头地,抢在山洪前收了,就算到手了,抢不在洪水前,

就算打了水漂了,仿佛是在和老龙王玩抢粮食的游戏。只是前湾有一些塔地,旱涝保收,因此,前湾人从来就没缺少过口粮。

有水浇地就能种小麦,小麦早熟,收割了还能种一茬白菜。有了面,有了菜,那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住在前湾的人,有一种近郊农民的优越感。

前湾靠近河边,有一片很大的树林子。高高的树枝上,有不少喜鹊的窝。我们街上这些浑小子,调皮捣蛋,爬墙上树,掏鸟窝,逮蚰蚰,却从来不拘喜鹊窝。喜鹊登枝,喜事临门,谁家门前的树上有喜鹊叫,这家就该有好事了,如此说来,那片树林子该镇上人家喜讯的发源地了。

盛夏时节,树林子里浓荫密布,凉爽宜人。雨后,林下的湿地会长出蘑菇来,倒地的枯枝下,歪歪斜斜如同插了许多胖乎乎的小雨伞。如果家里正好有一只不下蛋的老母鸡,也正好有一个尊贵的客人登门,比如姥娘舅舅或者姑姑姨姨,便拿鸡肉炖蘑菇招待。东西虽少,客人也是看着盘子吃的,在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放下碗筷,任怎样地谦让,也要做出吃饱喝足的样子,给我们留出一些,每人虽然只能塞个牙缝,那余香也能持续好多天。只是那些个如果,正好雨后有蘑菇,正好有老母鸡已经不下蛋了,正好贵客临门,这几个如果实在难得凑在一起,只要缺一个条件,就不能成立。可见,吃一顿好饭该是

多么艰难。

树林子前面,是一片沙滩。前湾的农户不在那儿种地,沙滩荒着,正好是镇上干部家属开荒的好地方。先是把那一层厚厚的河沙挑出去,直到露出淤泥,再一担一担挑粪送过去,耪成一小畦一小畦,种些黄瓜、豆角、玉米、西红柿之类,更多的是种糖菜,糖菜叶子长势很旺,隔两天就能打一回,一个夏天就靠那些喂猪。遇到发洪水的时候就惨了,一夜之间,那些菜苗被埋没,再一点一点清理,清理出来的菜苗已经没有了模样,一个个断臂残肢,好在庄稼的生命力极强,几天以后,又是长势喜人,仿佛是一个生命的新生。

前湾的秋天,永远是一派丰收的景象。糜穗子密密麻麻,地里连人都进不去,谷穗沉甸甸地垂下,像狗尾巴一样耷拉着。高粱,玉米一人多高,走进去像是进了树林子里,称青纱帐再恰当不过。在秋收的季节,前湾的人总是不停地把收割的庄稼,一车一车地往场上拉,场面上已经一垛一垛堆出了一个又一个小山。丰收,是农民的节日,那些日子,人欢马叫,一片忙碌的景象。

待到秋高气爽的某一天,场面上开场了。糜子、谷子的个子一个一个地铺开,马拉碌碡不停地转,那边厢,有人吹长长的口哨,在呼唤着风的到来,当木锨扬起,撒向空中的,是粮食的礼花绽放,绽放在天高云淡的空中。

## 思露花语

人生有为,业精于勤;生命有成,天道酬勤。故勤奋,必须奋进,勤勉,必须奋勉。

人生拼搏,但并不是每一搏都会赢的,故只有学会了认输而又决不甘心服输,才会有先输后赢的胜局。

人生,只有努力,才有实力,而只有实力,才有威力;生命,只有胆力,才有魄力,而只有魄力,才有魅力。

生而有幸,其长大不难,成人却不易,故必须清醒和应该做到的是:不弃努力、勇于奋力、倾其全力,如此方可尽快成熟和尽早成器。

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不止一把,而且往往因人而异:其有人手里拿得是顽强,有人手里拿得是坚韧,有人手里拿得是智术,有人手里拿得是谋略……当然,更多的人是手里拿的不止一把,正因为如此,成功之门才会随打随开。

弯下腰身,有时是为了挺直脊梁,而只有挺直脊梁,才会昂首并阔步前行。

善者善良,邪者邪恶,所以水火不容。其发人深省的启悟是:只有弃恶扬善,从善如流,方可善行天下。

谬误不识时务,有时在真理面前大肆狡辩,其实是最讹误的误入歧途;谬误不自量力,有时在真理面前恣肆诡辩,其实是最荒谬的谬之千里。

有人说,错误是不自觉犯的;有人说,教训是用失败换的;而事实的悖论是——有的错误为正确埋下种子,有的失败为成功铺平道路。

太理想了反而不现实,理想的现实应该是实事求是;太完美了反而不真实,完美的真实有时是瑕不掩瑜。

人有时不能太忙,其一一旦成为忙乱,则越忙越乱,以至杂乱无章。

时间宝贵,稍纵即逝。然而,时间被人珍视,它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其一,从不说谎;其二,公正无私。

文/巴特尔

## ◎书单——

## 《回响》

作者:东西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长篇小说《回响》是作家东西最新作品,小说围绕女警察冉咚咚展开,情节汹涌,逻辑严密。心灵与现实交互回响,善恶爱憎都有呼应。小说涉及大量的推理学和心理学知识,东西自言写得并不轻松,仅仅开头,便从2017年初春一直写到2019年夏末。在创作《回响》之前,东西从未写过推理与心理方面的小说,但他花了许多时间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以求行文中的每一字句都合乎人物心理与生活现实。其写作状态在卡夫卡式的难以推进与巴尔扎克式的拼命前进中反复跳跃。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完成,用时4年。

东西是继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小说作家之后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是新生代作家中率先“走出80年代”的新文体典范。当文坛瞩目的先锋派作家们大部分都已逐渐回归传统叙事的时候,东西身上仍保留了他的先锋属性,其笔力如同一把破空之剑,打通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边界,其圆融豁然、周密畅达的小说语言艺术,不仅摆脱了技法的束缚,而且在深入现实之后,完成了对时代及个人的精准剖析。

